

意想不到

袁世云◎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想不到

袁世云◎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意想不到 / 袁世云著. — 2版.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513-1226-4

I. ①意… II. ①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80225号

意想不到

YIXIANGBUDAO

作 者	袁世云
责任编辑	李 玫 杨佳惠
整体设计	汇丰印务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360千字
印 张	27.5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2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1226-4
定 价	68.5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 029-87250869



一、群众围堵

数百上访者围堵市委机关的消息如同重磅炸弹在沉静的夜空突然引爆，轰动了宝山市，吸引了国内外媒体，引起了上级的关注。虽说当年群体上访事件风起云涌、司空见惯，但此次上访却不同寻常，使人震惊。之所以不同寻常、让人震惊，是因为其宏大的规模、严密的组织、马拉松式三天两夜的持久；而且，组织者口气大、条件高、十分任性，压根儿不认信访办等维稳组织，非要和市委书记对话。

就在上访持续到第三天晚上十一点，维持秩序的警察们精疲力竭、上访者们横卧竖躺昏昏欲睡、组织策划者们骑虎难下时，市委书记在信访办主任的陪同下风尘仆仆地赶到市委第二会议室，要与上访者——宝山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的代表们对话。年轻的信访办主任殷勤地向市委书记介绍围坐在会议桌旁拘谨不安的代表：“这位是市建六公司的经理周岭南。”

“咱们是老熟人了，一个多月前我去六建搞调研，咱们打过交道。”市委书记同被介绍者亲切握手，笑着说。

“这一位是六公司工会主席丁惠仁，那一位是公司副经理顾名利。”信访办主任又介绍了其他两位。

“都认识，都认识，都是在那次搞调研时认识的。人常说，熟人好说话，大家就别客气了，请坐，请坐。”市委书记热情、客气地招呼恭



敬站立的三位上访者代表。代表们落座后，市委书记挨着周岭南坐下，单刀直入地说：“对六建实行破产兼并是市委经过慎重研究的，是根据政府相关部门半年多的调研，结合六建的现状，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做出的决定，绝非心血来潮，随意拍板，坐言立行。”市委书记同情、关切地看了眼因连续三天两夜静坐、疲惫不堪、脸色憔悴的周岭南、丁惠仁、顾名利三人，接着说，“六建是咱宝山市榜上有名、职工人数众多的大企业，几十年来为宝山的建设、发展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它将彪炳史册。六百万宝山人不会忘记，市委、市政府的历届班子更是铭心刻骨。”市委书记看了眼信访办主任，又以无奈遗憾的语气道，“大家都清楚，改革大潮雷霆万钧、摧枯拉朽、势不可挡，整个社会日新月异、迅猛发展，六建面对如此磅礴的情势已力不从心，无力起帆扬帆，站立潮头，再现十年前的风采，甚至连喘息缓气的能量都没有了。”市委书记注视着默默无语、表情凝重、饱含乞求目光的三位上访代表又说，“一个多月前我去六建，倾听了大家的意见、建议，目睹了你们的艰难困苦。说心里话，作为市委书记，我为不能让大家安居乐业、衣食无忧深感内疚与不安，觉得咱们再不能优柔寡断、坐失良机，让大家端着金饭碗讨饭了。再继续下去那就是犯罪啊！所以，市委果断决定对六建兼并重组。当然喽，企业被摘牌，大家依恋不舍，想不通，这很正常，但这种情怀的抒发、宣泄不可过分，时间不能太长；得顾大局、识大体，统一思想，尽快回到市委、市政府的决定上来。”市委书记看着神情木然的代表，又以宽慰的语气说，“请各位放心，兼并重组是为了合理、有效、充分地利用企业现有的资源，是为了激发企业的活力，调动人的积极性，解放生产力，不会不管不顾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更不会抛弃你们这些高管、骨干而不用。新企业诞生前，首先要大家端平、放稳、安置好……”市委书记该说的话已经说完，只等着周岭南、丁惠仁、顾名利表态。会议室寂静无声，三个代表相互对望，一言不发；信访办主任布满血丝的眼睛充满着期待；市委书记信心十足地耐心等待着。



在这之前，市委书记正在外地考察，是六建的突发事件让他匆匆赶回。因为，在家的领导轮番做工作均告无效，六十个小时的等待就是要同他这个一把手对话。为及时满足大家的要求，他一下飞机就直奔事发地，看望了门外静坐的职工，立即赶来和代表见面。现在，他该说的话已经说完、说清，三位代表也应该如愿以偿、心满意足、偃旗息鼓了。然而，市委书记猜错了，三位正襟危坐的代表反复交换眼神后，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到了他的脸上。会议室静寂依然。

“周经理，邢书记不远千里专程赶回来接待大家，你们再不能固执己见，一错到底了。我的意见是你们仨抓紧时间商量一下，说服动员职工快点回去。大家挨冻受累几十个小时了，听说不少人都冻感冒了，有几个老同志还犯了病，再弄下去会出事的。”年轻的信访办主任停下手中正在记录的笔，重复着两天来念叨了无数遍的忠告。周岭南木然地扫视了信访办主任一眼，再次将目光移向市委书记，恳切地说：“非常感谢邢书记在百忙中接见我们。说心里话，六建几百人苦苦等了三天两夜，就是想亲耳听到从您口中宣布的六建消亡的决定。老实讲，听到公司被兼并我们都不信，在门外的职工们也不信。因为，我们清楚地记得两个月前您在公司职工代表会上那激动人心的讲话：人不是为了失败而活在这个世界上，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成功、胜利、创造，就是要克难攻关，不屈不挠，百折不回，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失败，永远不属于团结奋进的六建人……”周岭南说着，取出包里的笔记本，翻开，指着一页纸上的文字，情绪激动地接着说，“您的讲话不仅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还清清楚楚、一字不差地记在这个本子上，不但我的本子上有，他们俩的本子上也有，所有班子成员的本子上都有。公司党委宣传部还把它作为座右铭，书写、装裱、镶嵌在公司会议室的橱窗里。我是个只懂得盖楼的业务干部，平日学习少，语言表达能力差，思想不敏锐，概括力不强，但您的讲话让我热血沸腾，心潮难平，那天晚上，我一夜未合眼。您的话不仅打动了，更使所有与会者产生了共鸣，让大家长劲、长精神，信心倍增，就像软了的皮



球一下子充足了气，不用拍都往上弹。”周岭南看着邢书记的脸，犹如一败涂地的将军，伤心地继续说，“但是，就在我们甩开膀子大干时公司却要关门易主，我们实在想不通啊！”周岭南说完，悲伤地扬起头，好像要让酸楚的泪水回归眼眶。几分钟后，他的情绪终于平静下来，揉了揉潮湿发红的眼睛，看着邢书记，十分无奈地接着说，“一星期前，我们来这里要见您，想掏掏心窝，讲讲心里话，却总是见不上，甚至连大门也进不去；实在没法，就只好发动群众了……”周岭南说到这儿，显得有些尴尬，但还是以豁出来的语气继续道，“咱今日把该说的都说了，组织上该怎样处理，随便！”言毕，他将笔记本装入包内，摆出样板剧中李玉和要赴刑场的架势。

“邢书记，这次群体上访不能怪周经理，他也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您想，他刚上任不足一年公司就碰上了兼并重组这档子事，职工背地里骂他是灾星、吃里爬外的败家子，说他居心叵测，想升官发财，想在新组建的公司捞个一把手、做实权派，全然不顾广大职工的利益。在职工心目中，他已不是过去的周经理，而是叛徒甫志高，是出卖六建的罪魁祸首。”公司工会主席丁惠仁同情地看了眼周岭南，继续说，“刚才周经理讲的不仅是职工的呼声，也是公司党政班子的意见。我们坚持这种意见不是思想守旧、不愿改革，给领导出难题；而是想像您曾经讲过的，不认输、不甘心几十年的公司毁在我们几个人手里。”丁惠仁扫视了一眼两个同伴，神色凄然、黯淡，以忏悔的语气接着说：“我承认，我们这届班子上台快一年了公司仍然没起色，职工不满意、有意见，建总领导很失望，但他们想没想过，七八届班子欠的账要我们一年半载还清，现实吗？几十年堆积如山的矛盾要一夜间解决，可能吗？这肯定不可能，也不现实。因为我们不是神仙，不是魔术师，我们是在书写实实在在的历史，而不是杜撰虚无缥缈的童话。还有，新班子宣布快一年了，连个党委书记都没配上，公司党委工作让我这个年过半百的工会主席撑着，等于是半瘫痪呀。经理忙顾不上，我年纪大撑不住，职工思想复杂理不顺，要不，咋能弄出这么大的事？给



领导找麻烦不说，还制造了臭名远扬的国际新闻。”

“这么说公司现在还没配党委书记？”邢书记严肃地问。

“丁主席讲的没错，没配书记。”周岭南说。

“为了公司党委书记的事，周经理可是没少朝建总跑，人家一直定不下来嘛！”始终用眼神、面部肌肉传递信息、表达情感的顾名利终于开了腔。公司兼并重组对他来讲是重要的，但，那是大家的事，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而配备公司党委书记却直接涉及他个人。从某种角度讲，正是因为他，才使应该配的书记迟迟无法配上，才使公司思想政治工作处于放羊状态，才引发了这数百人的群体上访。

“上万人的企业，又处在兴衰存亡的关键时候，怎么能长时间不配党委书记呢？稳定工作谁来搞，政治思想工作谁负责，党委的监督保证作用如何发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如何贯彻落实？改革是发展的动力，稳定是改革的保障，没人搞稳定、抓思想政治工作，改革怎么顺利推进？”邢书记一改谦和态度、长者风范，回头向站在身后的信访办主任命令道，“马上打电话，让建总书记立即到这儿来。”

“我去叫，我去叫。”未等信访办主任反应过来，顾名利快速应承着，起身，大步流星地出了会议室，向大门外奔去。

两天来，建总党组书记黄剑屹一直同上访静坐的六建职工们在一起。作为统领着数万员工、三千多名党员的资深书记，咋能在市委被下属围堵的危情下心安理得地待在办公室，坐在温馨的家中呢？他率领着自己的团队已在这里疏导、苦劝，奉陪了三天两夜，听说市委书记回来正在接待六建代表，心里踏实了许多。他明白，解铃还须系铃人，化解六建的矛盾得市委书记发话，否则，他们这些人就是把嘴皮子磨破，把放飞的八哥说回来，也无济于事。黄剑屹清楚地记得，市委做出兼并六建的决定前，有关部门征求过建总意见，他讲过六建人的“六建情结”，而且再三强调了这种“情结”的威力，它可以把不同观点、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凝聚在一起，形成坚不可摧、任何尖端武器也难以击破的堡垒。那些苍白无力的说教，



司空见惯的法律恫吓，对他们当然毫无作用。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六建人固然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被列为特困单位、弱势群体，但他们的心劲儿尚存、精神未倒、自尊犹在，几十年辉煌历史所激发的自豪感足以扭转乾坤，起死回生。犹如一棵历经百年沧桑的老槐树，虽累遭风霜雪雨，枝枯叶败，但根脉千丈，活力无限，只要耐过严寒，熬过深冬，必然枝繁叶茂，一派葱茏。然而，建总领导班子意见不统一，有些人为了追求改制有声有色、轰轰烈烈，不使六建拖累全系统，将职工的思想问题估计得太简单，把变革路上的困难考虑得太乐观，在未得到广大职工认同的情况下误导上级，仓促做出了兼并重组决定，导致了这起突发事件。

黄剑屹坐在远离市委大门的人堆里，透过昏黄黯淡的路灯，望着相互依靠，坐卧在凉席、塑料布、破砖块上，无声无息、有气无力、顽强坚持的人们。六十多个小时的苦熬、坚守，他们已没有了第一天才来时的紧张、焦虑与激动，三天两夜的连续作战，就是再年轻、再强壮的人也会失去锐气啊！更何况来这里的大多数人已不年轻，多一半人是年过古稀的退休职工，三分之一是女工。他们精神倦怠、昏昏欲睡，不少人已后悔当时的冲动，选择了来这里，想打退堂鼓；大部分人希望尽快见到市委书记，有台阶可下，以便早点回去料理家务，操持生计，经管孩子吃饭、睡觉，督促他们完成作业。然而，当想到六建的牌子将要被摘，要失去赖以生存的母体单位，成为无依无靠的弃儿时，他们犹豫、摇摆的心便又坚定起来。劳累与家务，寒冷与疲惫统统被利益、前程与尊严赶走，出发前立下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铿锵誓言由模糊变得清晰明朗，热血在心中重新激荡。黄剑屹扫视了一眼人群周围一个个公安干警，他们已不像第一天那样全副武装，如临大敌，人数也减少了大半……黄剑屹正在观察、遐想，顾名利穿过道道人墙，悄然站立面前，恭敬神秘地说：“黄书记，邢书记有请。”

“谈得咋样？”黄剑屹关切地问。



“老调重弹，没新意、不上道。邢书记千里迢迢赶回来已经给了六建天大的面子，难道真的要闹到底，带着这上千人上北京？”顾名利抱怨说。黄剑屹看了眼这位年轻的下属，没有作声，甚至连面部的肌肉也未动一下。他心里清楚，制造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是周岭南，起根发苗却是这位顾名利。顾名利为了从现在的副经理升迁为公司党委书记，利用了周岭南的荣誉感、六建情结和一时冲动，一旦六建被其他企业吞并，他别说升迁，就连现在副经理的位子也难保住呀！顾名利知道，本届班子组建时他完全可以一步到位，坐上党委书记的交椅，就是让眼前的黄剑屹给挡住了，理由是他由中层副职一下子跃居公司党委书记有悖干部提拔的相关规定；还认为他年轻、资历浅，缺乏党务工作的阅历，只给了个副经理。然而，由于经理周岭南的鼎力帮忙，公司党委书记的位子一直空着。顾名利清楚，老谋深算的周岭南在等待时机，一旦机会到了，黄剑屹也会让步，他定会如愿以偿。但他们哪里知道，除了黄剑屹这一关还有一道天险，那就是建总的行政一把手卞福民。卞福民一个朋友的儿子正在省委党校深造，还有半年毕业，六建党委书记的位子之所以空着，是专门为他留着的，也就是说，数月之后，顾名利的书记梦就彻底破灭了。所以，丁惠仁提出公司班子缺员，正中顾名利下怀，只要六建保住了，班子就得尽快配齐，卞福民的人也就赶不上趟了，凭借他与周岭南的坚钢关系，公司党委书记的位子非他莫属。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企业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周岭南是六建经理、法人代表，上级任命书记不能不考虑他的意见。顾名利看着匆匆离去的黄剑屹，胜券在握。

“着急见六建的三位领导，没来得及请你过来，没想到你就在大门外。”邢书记紧握疾步走进会议室的黄剑屹的手，客气地说。

“黄书记这几天一直在现场，寸步没离开过我们。”丁惠仁带着感激与夸赞说。

“寸步不离又能咋嘛，磨破嘴你们也不买账，还是让咱邢书记从千里以外赶回来了。”黄剑屹坐下以愧疚不安的口气说。邢书记看着黄剑



屹充满血丝的双眼、疲惫不堪的精神状态，深感慰藉，为基层领导在突发事件来临之际负责、吃苦，不躲不闪、勇于担当的作风感动，六建班子长期缺员所激发的怨气与不满也随之烟消云散。

“小黄啊，听他们讲，六建至今未配书记，是真的吗？为什么？”邢书记虽说心绪好了，态度变了，依然一针见血地发出了疑问。黄剑屹扫视了周岭南、丁惠仁一眼说：“六建的书记确实早该配了，只因两级班子意见不一致，就搁置了。这个责任主要在我，与他们无关。”黄剑屹实话实说，无意间看了眼身后，发现顾名利没跟进来，知道这个精明的家伙怕六建书记的话题牵扯到自己，故意回避了，便直言不讳，指名道姓地接着说，“具体讲，就是周经理要让顾名利上，其他班子成员有不同看法。当然，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卞福民总经理也极力反对。”

“为什么？”邢书记认真严肃地问。

“因为……”黄剑屹犹豫片刻，看了一眼周岭南、丁惠仁，以豁出来的语气说，“周经理和丁主席都不是外人，我就实话实说了。”他又对着邢书记说，“卞福民经理有位人选，年富力强，又是资深的老政工，不过，人家还在省委党校读研，半年后毕业……”

“顾名利，六建班子意见不一致，另一位，还要再等，难道就再没其他成熟的人选了？”邢书记说。

“人选倒是有，是否成熟难说。他叫涂晔晖，毕业于西京大学政治思想工作系，十年前毕业分配到六建搞政工，在施工队、工区、公司机关都待过，职工对他的评价、看法都不错，而且年富力强，聪明能干，今年……”

“今年三十六岁。”丁惠仁给黄剑屹递话。

“对，对，今年三十六岁。”黄剑屹继续汇报，“五年前，上届班子调整时，他是呼声最高的党委书记人选，建总组织部也去公司搞了民意测验、做了考察，但建总班子研究时未通过，原因是当时拟任的经理要组阁，需要清一色的外来户，涂晔晖不是。搞得满城风雨的提



拔泡汤后，涂晔晖碍于面子，一气之下停薪留职，下海去了深圳。”

“现在他的境况如何？”邢书记很感兴趣地问。

“听人讲，他在外面打拼得蛮不错，现是一家私企的副总，春风得意，风光无限。”黄剑屹兴致勃勃地介绍。

“短短五年能在特区站住脚，还当上了私企领导，不容易啊！”邢书记感叹之余，将目光转向周屹南、丁惠仁问，“这个人在公司时到底咋样，你二位可否谈谈？”

“不错，不错。人有才气，能吃苦，工作上办法多，也肯动脑子，在职工中口碑好，上届班子组建时，他是呼声最大的公司党委书记人选；但是，职工不看好的人上去了，他被刷了下来。”丁惠仁以不平、不服的目光看了眼几位听众继续道，“在眼下的三个书记人选中，我赞同涂晔晖。我和他在一起待过多年，看着他从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成长为一心想在公司有一番作为的中层领导，我信得过他，也曾给黄书记多次推荐过，今天在邢书记面前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要说顾名利，也有优势，年富力强；但就是心眼太多，处世圆滑，办事浮躁，经验少，没干过党务工作。至于那位在读研究生，我认为就不该考虑，哪有把位子空着等你坐的事？严格讲，这是干部使用上的不正之风，是腐败现象。”丁惠仁抢先发言，一针见血，越讲越激动，越讲越上气，把六建“魏征”的性格淋漓尽致地呈现于市委书记面前。听完丁惠仁的话，邢书记将目光投向周岭南。

周岭南，西京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分配到六建三年后就当上了施工队副队长、队长，后又在工区当生产副主任、主任。去年，年近五十的他破格挑起了六建经理的重担。仕途一帆风顺使他养成了固执己见、刚愎自用和江湖习气，天性聪明又使他善于审时度势，见风使舵。按习惯，他的发言应当剑指建总在干部管理方面的守旧、不开放、不放权，以权谋私硬给六建掺沙子、插亲信，使他难以实现组阁目标，使顺从、听话、忠心耿耿的顾名利无法扶正，导致六建班子残缺不全，思想政治工作软弱无力，职工思想涣散，班子充斥杂音，让自己上台



至今政绩平平，问题依然，面临摘牌兼并。当听到市委书记的话锋由兼并重组转到公司的干部配备上，他突然看到了一丝曙光，看到了六建存活希望。为了不节外生枝，他一改以往的处事风格，要委曲求全、丢卒保车，宁可失信于下属，让顾名利对自己有看法，也不能向建总开炮，辩解在班子配备问题上的是非。因为，六建一旦被兼并，连自己的去向、升降都成了问题，何谈党委书记的归属？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还是识时务地先保住六建为妙。周岭南看了黄剑屹一眼，对邢书记说：“啥不正之风，丁主席的话有些上纲上线了。依我看呀，领导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举贤不避亲嘛，谁不想用自己熟悉、了解、忠心耿耿的干部？我举荐顾名利，也是因为他跟了我多年，合脾气、听话、好合作；丁主席极力推荐涂晔晖上来，也是因为彼此熟悉，在一间办公室坐过嘛。依我的观点，这三人谁当六建的党委书记都行，由上级决定。作为六建经理，咱跟谁都能搭班子，关键是要快点定下来，让该来的人赶紧就位。因为，公司目前的思想问题太多了，我和丁主席已经黔驴技穷、无能为力了，这回群体上访更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让人头痛。”会议室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面对丁惠仁的炮口向上，激愤直言；面对周岭南不但放弃了让顾名利上的意见，还四面讨好，八面逢迎的突然变脸，黄剑屹心里很复杂，但却不觉反感，并在同情怜悯之余增加了几分理解。他心里明白，虽然他们腔调各异，意见相左，甚至言不由衷，但目标是共同的、明确的，就是为了六建不被兼并摘牌。黄剑屹有诸多心里话要说，但市委红头文件赫然，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市委书记就坐在面前，他不能重复“思想要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要走在雷鸣之前”的经典，更不能班门弄斧，给市委书记讲稳定的重要性，讲改好一个企业只是点亮了一盏灯，改乱一个企业等于乌云遮住了一片天……

“小黄，六建的情况你比我熟悉，谈谈意见吧。”黄剑屹正在犹豫、迟疑，举棋不定时，邢书记要求他表态。

“周经理、丁主席为振兴六建确实尽了力，但一年来六建变化不



大，这里原因很多，班子长期缺员便是其中之一。这个责任在建总党组，在我。市委若能再给六建一次机会，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倍加珍惜，创造出奇迹。建总保证半月之内为他们任命一位理想的党委书记。”黄剑屹恳切地说。邢书记站起身，在会议室踱步沉思良久，郑重地对黄剑屹说：“你们抓紧时间，认真在六建搞一次民意测验，尽快将结果报上来，以便市委重新研究讨论六建的问题。”

“行、行、行，我明天就亲自带人下去。”黄剑屹满口答应。邢书记又对喜形于色、恭敬站立的周岭南、丁惠仁说：“经过建总测评，若真像你们讲的，广大职工期盼通过自身努力拯救六建，你们班子也有决心，市委一定支持，但必须是市委研究后。当务之急是，你们得辛辛苦苦，让大门外的职工尽快回家，几十个小时了，大家一定累坏了。”周岭南连连点头，痛快答应。丁惠仁也一改刚才的义愤填膺，含笑对邢书记、黄剑屹表示感谢。

二、故人归来

涂晔晖坐在归乡的列车上，透过车窗，遥望一晃而过的河流、湖泊、池塘、农舍，绵绵山峦、葱茏的庄稼地、一片片高楼大厦，浮想联翩、思绪万千、激昂奋发、踌躇满志。虽然同坐一列火车，但与五年前狼狈落难时的心境却迥然不同。当年是下海、流浪，今天作为人才被建总“三顾”，胸怀非凡使命，怀揣工友们的期盼回归阔别五年的宝山。随着列车的轰鸣，故乡愈来愈近，涂晔晖的心绪更加复杂，不经意间对二返宝山、“吃回头草”产生了疑团，闪现出问号。瞬间，这些疑团、问号又被一张真诚朴实、热情泼辣的脸庞淹没。五年不见了，她还在等他吗？她还好吗……这些疑问、思念曾经纠缠着他，折磨着他，让他魂牵梦绕、食而无味、夜不能寐。科学家发现了地球对物体的吸引力与磁铁对金属的吸引力，然而，把一个活生生、置身千



里之外的男人能牢牢粘住的，却是比地球引力与磁铁更有魔法和更具魅力的女人。涂晔晖又想到建总黄剑屹书记、六建丁惠仁主席连打两次电话，专程来海口请他出山的情景，想到六建差点被兼并重组的危机，想到他对他们的铿锵拒绝。五年前，涂晔晖失意、失落，丢下心爱的她，只身漂泊异地他乡，受尽折磨，吃尽苦头，刚闯出一片蓝天，咋能放着福不享，去竞争那个让他伤透了心的六建党委书记？当年，六建将他拒之门外，建总领导欺骗他，让他与公司党委书记擦肩而过；现在六建走上了绝路，突然又想到了他。别人把驴偷了，让他去扮贼；别人把福享了，让他去下苦流汗，实现振兴大业。现在，企业实行经理负责制，企业党委的职能已变为所谓的保证监督，面对开明的经理还好一点，面对权力膨胀的经理，党委书记将寸步难行。党政不和是必然的，而因为不和，背过的往往是书记。涂晔晖太了解当今国有建筑施工企业的体制了，太了解建总领导的作风和六建的现状了。更重要的是，六建让他的鸿鹄之志变成了背井离乡的下海，伤了自己，也伤害了亲爱的人，使他多年愧疚、思念、痛苦，至今无法释怀。涂晔晖曾发狠誓，不在外干出点名堂绝不见江东父老，不见六建的同事、朋友，包括政敌与爱人。然而，距成功一步之遥时，铿锵誓言化为乌有，而让他改变初衷、幻化誓言、屈服投降的竟是亲爱的她——比地球、磁铁更具魔力的郑芬芳。

两天前，黄剑屹、丁惠仁一下飞机就直奔涂晔晖的办公室，来不及享受香气扑鼻的工夫茶就开始了心理战。二位带着乡音、远道而来的领导几乎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宽敞明亮、阔气典雅的办公室，投向西装革履、衣着得体、殷勤热情、志得意满、忙忙碌碌接待他们的涂晔晖，投向豪华老板桌上的电脑、打印机等办公用具，最后将目光停在老板椅背后玻璃镜框内的条幅——“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上。丁惠仁记得，当年，是它陪伴涂晔晖辗转于工地、施工队、工区，作为座右铭和精神动力，使其奋发有为，积极向上，快速进步。现在，他又把这宝贵的精神财富带到了这里，作为座右铭，犹如当年把青春



奉献给六建，今天，要为它的主人倾其所有。丁惠仁似乎听到了涂晔晔婉拒的声音。为了在十五天内为六建配上不负众望的党委书记，兑现对市委书记的承诺，黄剑屹不带身边的人，而是选中自己作为帮手来特区说服涂晔晔，一下飞机就风尘仆仆直奔这里，足见其重视与急切。丁惠仁同时明白，自己表面是帮手，黄剑屹却把全部希望寄托于他，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当看到眼前的一切，他意识到完成任务的艰难程度：聪明人谁愿意离开福窝去蹚六建的浑水，收拾那个谁见了都头痛的残局？但丁惠仁是个讲义气、重信誉的人，他不能让黄书记失望，不能失败而归，决心发挥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专长，想方设法，说服志得意满的涂晔晔。

“小涂呀，你的办公环境比咱那儿市长都阔气。”看着涂晔晔的下属陆续离开，丁惠仁情不自禁地悄声赞叹。

“工作需要，工作需要。”涂晔晔给黄剑屹杯内添满茶水，又道，“说粗俗点，这叫扎势；说文明点，又叫包装。在特区，商家特别讲究这些。商品差点，只要包装精致、有特色，照样有人要，还可卖个好价钱；而商品再好，包装粗制滥造，不仅卖不出好价，还会滞销。如果讲艰苦朴素，像这样排场的办公环境确实有些浪费，但依照现在人以貌取人的世俗心理，你真的艰苦朴素了就会被人瞧不起，失去信任。”涂晔晔环顾一眼办公室继续说，“当然了，除装点门面外它们还是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譬如说这电脑，有了它，工作起来就简单方便多了，相反，你的视野就会比别人窄，手脚就会比别人慢，工作效率也会比别人差。”

“黄书记，我们在基层，六建又是困难企业，不敢和特区攀比，你在建总机关，又是领导，也得把办公室武装武装。”丁惠仁以羡慕的神色对黄剑屹建议。

“像这笔记本电脑，整个建总只有一台，由卞总保管，我只借用过两回。咱和特区人不能比呀！”黄剑屹笑着说完又充满自信道，“我相信，用不了几年，咱内地，咱宝山，一定会发展到这般水平。”黄剑屹



说这话的目的不是嫌丁惠仁妄自菲薄，轻看建总，而是怕这种说法对说服涂晔晔不利，会让其更具优越感，更留恋现在的环境，对曾经为之奋斗的六建党委书记失去兴趣。

那天晚上，市委邢书记因六建党委书记的事找他谈话后又频繁去过建总三次，同意了六建的诉求，撤销了兼并决定，并要求建总尽快为六建选派得力的党委书记，使公司思想政治工作得以加强，杜绝不稳定事件再度发生。为了贯彻、落实市委书记的指示，让六建存活下来，黄剑屹紧锣密鼓地召开了两次建总党组会，还亲率党群部门的同志奔赴六建，深入工区、工地、家委会，对两名候选人进行了全面、认真的考察。结果是涂晔晔的人气比顾名利高一些。但是，到底用谁，六建班子依旧分歧严重；虽说分歧双方都表示听建总的，却看得出，彼此心里都较着劲。特别是周岭南，除了极力支持顾名利外，还对涂晔晔提出了质疑：其一，脱离公司五年，一回来便委以重任不合适；其二，个人生活作风不检点，曾同一个施工队的书记郑芬芳关系暧昧；其三，人家在外混得不赖，怀疑是否会回来。丁惠仁也对顾名利提出了质疑，如：圆滑，社交复杂，没有党务工作的经历，工作缺乏经验……双方指出的不足大多为抽象的看法，有些可作为不足却非原则问题，然而，卞福民推荐的在读研究生被市委书记否定后，涂、顾二人便成了黄剑屹有限的选择，用谁不用谁依然让他作难。特别是涂晔晔，在特区混得风生水起，如同周岭南质疑的，不知是否愿意回来……这时，涂晔晔来了个电话，乘其接电话的机会，黄剑屹向丁惠仁耳语了几句。丁惠仁会意，对接完电话回来的涂晔晔说：“小涂呀，你多年没回宝山，这几年咱们那儿的变化可大了，光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就有五个，满街都是超市、专卖店，到处是几十层的高楼大厦，各行各业都在飞速发展。”丁惠仁偷看了一眼黄剑屹又故意压低声音说，“要说没啥发展变化，甚至不进则退的就数咱市建系统，市建十八个基层单位中最不行的又数咱六建了。”按照黄剑屹的指令，丁惠仁将谈话引入正题。办公室突然安静下来，两位不速之客默默等待